

月满话中秋

够月亮

李钊

来江门那年,我20来岁。车往前驶,湖南在身后,越退越远,缩成地图上看不见的一个点。

妻子也是湖南人,比我晚两年来。我俩相识于老乡微信群,见面于一场同乡聚会,满屋子湘音和辣椒味。她坐在角落里掰一小块月饼,吃得慢。我说月饼不是湖南的味儿吧,她抬头说,湖南的五仁里有冰糖粒,咬下去“咯崩”一声。两个异乡人,因为月饼里一粒冰糖的细节,忽然觉得对方不那么远了。

离开湖南那天,母亲站在村口递来一袋桂花糕,油纸包着,热气往外钻。我走远了回头,她还立在夕阳里,被桂花树拢着。后来妻子说,她走的时候岳父也站在老樟树下,看着她走出很远才转身。

我们很少聊起湖南。江门温和,路边长满榕树和紫荆。我们像两棵树从别处移来,慢慢在异乡的土里扎根。只是每到中秋,妻子就坐在阳台上往北望。我问她想什么,她说想湖南的月亮,低得很,一伸手就能够着。

江门的月亮高远清亮,悬在楼群间,得从栏杆缝里找。湖南的月亮低,低到能碰上山脊那层光,坐在院子里仰头,整个人都被罩住。刚到江门那几年,中秋是不当节过的。楼下买块月饼,拎回单位宿舍,吃两口便搁下。窗外有烟花和笑声,我一个人对着半块月饼,心里空落落的。月饼甜得发腻,没吃完就扔了。

后来有了暖暖。暖暖3岁那年的中秋,我抱她站在阳台看月亮,她伸手去够,够不着,急得蹬腿。妻子在旁边笑,说这急脾气像谁。我心里忽然一动,想起小时候在湖南,母亲也这样抱着我够月亮,我也伸手去够,也够不着。可暖暖还不懂什么叫够不着,只管伸着手,抓空了也笑,笑得整个阳台都亮了。

前两年,父母也来了江门。他们拎着蛇皮袋,装满干辣椒、小鱼仔和纳的布鞋。车过江门大桥,母亲说这里的树真绿,跟湖南不一样。她进了家门,转了一圈,最后站在阳台上,问我月亮从哪边出来。我指给她看,她点点头,说那边是北,湖南在北边。后来每到傍晚,她就站在阳台上,有时择着菜,有时就那么站着。我问她看什么,她说看月亮出来了没有。江门的月亮高,她仰着头找,找到了就笑一下,像跟故人大招呼。

有一年中秋,带暖暖回湖南,母亲也跟我们一起。那时暖暖刚上小学,对什么都新奇。半悬天空的月亮低低的,像白瓷盘搁在山脊上。她仰头看了好一会儿,忽然喊“月亮好大”,伸手去够,还是够不着,依旧笑嘻嘻的。那晚坐在门槛上,母亲清洗着从江门带回的干虾,洗着洗着说,这月亮跟从前一样低。我忽然明白,江门的月亮是离乡后的日子,清冷高远,得从缝隙里找,找着找着就习惯了。湖南的月亮是来处,一抬头就能望见。

现在中秋在哪过都行,江门也好,湖南也好。江门的月亮高,湖南的月亮低,可它们本就是同一个月亮。暖暖今年8岁,在哪儿都够不着月亮,可她从不肯停下。母亲有时也伸出手,虚虚拢着暖暖的小手,帮她往天上够。我看着她们一高一矮叠在一起的手臂,觉得这双手以后还会够很多月亮——在江门够,在湖南够,将来也许在别处够。只要还有人伸手,月亮就会一直在那儿。

今年中秋又近了。我坐在阳台上,天边泛着灰青色。暖暖写完作业跑出来,拽着我的袖子问月亮什么时候出来。我说快了。她仰起头,两只小手举过头顶,安安静静地等着。母亲从屋里走出来,站在她身旁,也仰起了脸。两个人的手臂都伸向天空,一个在够月亮,一个在帮另一个够。

她够不着。但她们不会停。

一螺醉中秋

陆月如

江门外海中秋的序章,往往是从菜市场那一堆堆小山似的芋仔开启的。

芋仔即小芋头,大的不过拳头大小,小的仅有两指宽窄。中秋未至,当地人便会到菜市场挑选新鲜芋仔,晾晒两日,再置于阴凉处静置两日,让芋仔充分“收水”,如此蒸煮后的芋仔,口感愈发粉糯香甜。在外海人的俗世情怀中,芋仔圆润抱团、相依相生,寓意阖家团圆、骨肉相亲、家和美满。一颗小小的芋仔,早已将中秋的团圆期许,悄悄藏进秋日的烟火前奏里。

如果说芋仔是中秋的预热,那紫苏炒田螺,便是外海中秋夜不可或缺烟火重头戏。旧时外海是典型水乡,河涌纵横交错,田螺是秋日最易得的风物,年复一年,渐渐沉淀为当地独有的中秋食俗。一碟炒螺,炒热了月色,也炒浓了心底的乡情。如今城镇化发展,乡野田螺难寻,中秋食用的田螺多从市场购置,买回后放入清水中,丢一颗生锈铁钉静养整日,助其吐尽淤泥、涤净腹内杂质。烹制前,以刀背轻敲螺尾,去除肠脏污物,既能保证螺肉洁净无腥,又能让螺壳背尾通透,形成天然气压差,方便食用。上桌之后,只需轻轻一嗦,鲜螺肉便顺势入口,鲜爽入味。

炒田螺的灵魂,从来都离不开紫苏。记忆里,母亲总会到屋后菜园采摘一把鲜嫩紫苏,洗净沥干备用。再以蒜头、豆豉爆香锅底,下入田螺猛火快炒。锅铲起落之间,螺壳碰撞锅壁,叮当作响。依次加入各式调料,临起锅前撒上一大把紫苏,快速翻炒,紫苏独特的香气裹挟着螺肉的鲜甜肆意弥漫,顺着蜿蜒的老街巷陌缓缓飘散,半条街巷都浸润在中秋的馥郁气息里。

月上檐角,华灯初上,外海人家的供桌与餐桌,便陆续摆满了菱角、柚子、柿子、苹果,煮得绽开细纹的芋仔,以及色香味俱全的紫苏炒田螺等各色节令吃食。形如牛角的菱角,乌黑硬壳包裹着粉嫩果肉,剥食颇为费时。每到此时,家中长辈总会剥好几颗递到孩童手中,轻声叮嘱:“多吃菱角,读书聪明伶俐。”朴素的方言寄语里,藏着长辈对后辈最纯粹的疼爱。圆润饱满的柚子静静摆放案头,金黄果皮温润光亮。外海人将柚子称作“波碌”或“碌柚”,“碌”寓意圆圆满满顺遂,“柚”谐音“佑”,承载着乡人阖家安康、岁岁无忧的虔诚祈愿。刀刀划开厚实的柚皮,清冽果香瞬间喷涌而出,盈满全屋,果肉清甜多汁,解腻回甘。剩下的柚皮晾晒风干后,还能制作一道柚子皮焖五花肉,一物尽其用,一味藏秋冬,这正是外海人质朴勤俭的生活本心。

满桌的美食,引得孩童满眼期盼、垂涎欲滴,却恪守规矩,不敢随意动筷。须待明月升至中天,母亲从柜中取出以黑豆炒制、皮薄馅润、入口细腻香滑的“牛展”月饼,摆于桌中央。随后长辈点燃几柱香,对月合十祈福,轻声默念祝语。完成“敬神”仪式后,长辈便笑着对孩童说道:“可以食嘢啦!”话音刚落,阖家团圆的热闹氛围瞬间拉满。一家人围坐桌前,沐浴溶溶月色,共品紫苏炒田螺,满屋皆是“滋滋”的嗦螺声,无人嫌喧闹,反倒觉得这般鲜活热闹,才是中秋该有的模样。幼时的我总不善嗦螺,螺肉紧紧缩在壳中不肯脱出,心急使用牙签挑取,家人总会在一旁笑着劝慰:“慢慢来,急了吃不着。做人做事亦是如此,慢工方能出细活。”

岁岁中秋,邻里串门互赠吃食,更为佳节添了几分温情意趣。记得有一年中秋,邻家梅婆婆牵着小孙子,端来一碟刚出锅的芋头糕,让我们帮忙尝尝咸淡。母亲连忙接过,随即装起一碗刚炒好的田螺回赠,又倚在院门旁,趁着皎洁月色与老人闲谈唠嗑,聊田间劳作的收成,聊孩童读书的近况。身旁孩童手提自制小灯笼,穿梭在青石小巷,灯影摇曳,笑语叮咚,满巷皆是中秋温柔烟火。

光阴流转,岁岁中秋,天上明月依旧亘古圆满,旧时中秋食单却悄然改换了模样。当年朴实的“牛展”月饼,早已被各式精致月饼替代,秋日常见的芋仔、菱角渐渐难寻踪迹,紫苏炒田螺也成了宴席上的稀罕菜式。唯有碌柚与各类时鲜水果,年年盈盈满案,成了中秋席间不变的点缀。昔日巷间嬉闹的稚子,已然长成沉稳的中年,当年举杯谈笑的长辈,如今也只剩寥寥数人。纵使岁月变迁,外海人根植心底的团圆期许,对烟火人间的赤诚热爱,始终如头顶皓月一般,清辉不减,温润如初。

中秋夜的暖意

麦秀芳

“吭咯……吭咯……”我捂着脖子,用力往外呛咳,企图把卡在喉咙那根鱼刺咳出来,但不行;喝了醋,吞了饭团,咽了菜叶,还是不行。那根刺像扎了根,牢牢地嵌在咽喉。中秋夜,我本不想跑医院,可是胀痛一接一阵涌上来,熬了两个时辰,胀痛变成无间断的刺痛,只好去医院。彼时夜色下坠,孤月中天,天地明澈,街灯熠熠生辉,偶尔从某个窗口飘来几声孩子的嬉闹,将前路铺展成一条繁热的光带。

急诊室门外的椅子上坐了六七个人,来往的医护步履匆匆。我张着嘴,借着灯光照亮喉咙深处,接诊的医生拿钳子探了探,轻轻摇头:“鱼骨太粗,这里设备有限,得去留医部处理。”说罢,他指了指门外捂着耳朵的小伙子,“你看,那个被爆竹伤了耳朵的后生仔疼得脸色都变了,我得先给他处理。”

留医部的走廊格外安静,囊橐的脚步声由远及近,是巡房的医生回来了。值班医生鼻梁高挺,架着一副银边眼镜,正低头伏案开具处方。窗外皎洁的月色涌入室内,恰好落在他的面庞。

片刻后,护士引我走进治疗室。

“连续两年中秋值班,早已没了节日的意识。”一旁的护士轻声感慨。

“干我们这行,还想着过节呢。”医生一边调试器械,一边随口应道。

我动了动干涩的喉咙:“节日反倒要你们在这里忙……”

空气一时沉静下来。

抬头那一刻,我才注意到,治疗室的窗户朝西。一轮银盘皓月被缕缕纤云簇拥,缓缓浮上碧空,清辉漫溢,遍洒这座繁华城市。

月光静静铺满悠长的走廊。亘古不变的皓月,曾越过万里河山,高悬于80多年前甘南荒原的上空,照亮一支艰难跋涉的队伍。那是1935年的中秋,中央红军穿越茫茫草地,抵达甘南藏区。红一军团直属队总支书记萧锋的日记里,未曾提及半分中秋景致,只草草记录:“晨出发……行程八十里……筹的粮食……”赵密亦在文中写道:“今日中秋,月色皎洁,然部队驻守藏地,衣食尚且艰难,更无赏月闲情,众人似早已忘却这传统佳节。”可口中“遗忘”节日的他,当日依旧督促缝纫班赶制御寒衣物,为后续行军筑军保障。脑海中骤然浮现一幅画面:那个清寒月夜,一群衣衫褴褛的红军将士,迎着萧瑟秋风,拖着疲惫的身躯,在荒原上步履维艰地前行……没有对月酌酒的风雅,没有阖家团圆的安稳,唯有绝境之中一往无前。念及于此,我咽喉的刺痛仿佛悄然消散了大半。

收回纷飞的思绪,取刺的治疗已然开始。细长的器械从鼻腔缓缓探入,一阵酸胀骤然蔓延开来,指尖在咽喉深处轻轻游走,酸胀感层层叠加,逼得我泪水与鼻涕尽数涌出。“放松,慢慢放松。”医生轻声安抚,手腕微微下沉,只听轻微一声“嗤”,那根约2厘米长的鱼刺,顺着鼻腔被稳稳“钓”出。咽喉瞬间松弛通透,如紧绷许久的琴弦骤然舒展。

“喉咙有点破绽,这两天吃粥,回去赏月吧。”医生细细叮嘱。

走出医院,我叫了一辆网约车。司机是位中年汉子,身着灰色短袖T恤,肤色黝黑,两道浓眉高高隆起。他淡淡开口:“今晚年少,跑完这单就收工。”

“过节还这么辛苦,不早点回家团圆?”我问道。

“跑完这单再说。”他抿了抿唇,语气淡然。我心底了然,世人诸多轻描淡写的“再说”,大抵都是不必言说的“不回去。”

“师傅,祝您中秋顺遂,人月团圆。”

到家后,我下单点了一碗清粥。送餐的是个身形高挑的年轻小哥,他抬手拭去额角薄汗,微微喘息:“您点的粥。”我接过餐盒,递上一串洗净的葡萄,“很甜,尝尝吧。”他一双清亮的眼眸迟疑片刻,随即接过葡萄,轻声道谢,身着明黄工装,步履轻快地跑进电梯。

我静坐阳台,抬眼望月,万顷清辉洒落人间,照亮千家万户,也遥照千里之外的苍茫边疆。西北边陲阿拉山口,戍边11年的闫晓飞,早已习惯了“错过”中秋。8岁的女儿曾画全家福时,笔下永远只有自己与妈妈。老师问起缘由,她红着眼眶哽咽:“我太久没见过爸爸,已经记不清他的模样了。”此刻的闫晓飞,一身戎装立于凛冽寒风中,守护着万里山河,遥遥凝望同一轮皓月。

我低头饮一口清粥,咽喉的不适感渐渐褪去。这个安稳静谧的秋夜,满城灯火温柔,世人将眼未眠。远处天际零星传来“咚——嘭——”的声响,烟花簇簇腾空,如流星奔涌绽放在碧空中。我默然心想,今夜的万家灯火、人间团圆,从来都是无数深夜坚守之人,默默托举而来。

